

“歷史本體論”這個詞彙在李澤厚先生多年的論著中不斷提及，卻從未專門說明過。本書即為此論的專著，重點圍繞“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勾勒出“歷史本體論”的大體輪廓。

歷史本體論

李澤厚 著



歷史本體論

Historical Ontology

李澤厚

商務印書館

歷史本體論

Historical Ontology

作 者	李澤厚
責任編輯	劉存才
設 計	張 毅
出 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滙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 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 次	200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2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411 5 Printed in Hong Kong

人們總想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畫出一幅簡化的和易領悟的世界圖像，於是他就試圖用他的這種世界體系來代替經驗的世界，並來征服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辨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所做的。他們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個人都把世界體系及其構成作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點，以便由此找到他在個人經驗的狹小範圍裏所不能找到的寧靜和安定。

—— Albert Einstein

序

本書原來的標題是《己卯五說補》。因為《己卯五說》^①一書原擬作為自己封筆之作，即最後一本書，不料寫完之後，覺得還有好些話沒說或沒說完，又隨手寫了些札記、提綱，整理了一下，便成了這個小冊子，以作為《己卯五說》的補充。

之所以改題為“歷史本體論”（原稱“人類學歷史本體論”或“人類學本體論”），則是因為這個詞彙（指原稱）在我多年論著中雖不斷提及，卻從未專門說明過。特別是作為這個“論”的要點那三句話——“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既然被人嘲笑，就似乎更有必要向讀者交待一下，因之便改成了現在的書名和各章節；又因“人類學”三字易生誤解，且為通俗起見，就由原稱改為現在的簡稱，但意義未變。當然，這本書並非我這個“論”的全部或整體，相反，它實際上只是畫個非常簡略和相當片斷的大體輪廓，還有好些話沒說和沒有說完。寫得也粗糙之至，我以為重要的地方，如全書首尾兩節，偏偏着墨太少，而好些部分又過份累贅，但都沒有寫好、寫清楚。真個是倉促成書，因陋就簡。

這也許會涉及所謂學術規範問題。如上所說，我這書只是隨手札記，沒有多少論證，也沒多少引證，甚至有時是

跳躍性的表達和書寫。就性質說，它屬於 Kant 所謂主觀“意見”，而並非客觀的“認識”，即不是追求被人普遍承認的科學真理，而只是陳述某種個人的看法。如果這些看法能對人有所啟發，也就“是這種話語的理想效果”了（《己卯五說·說巫史傳統》）。哲學本就屬於這個範圍。所以，如果本書被人認為根本沒有“學術”水平，不符學術規範，應該批判或鏟除，那我也心甘情願，覺得沒有甚麼關係。

十多年前我說過，中國將進入一個專家的時代，我們會有許多符合標準學術規範的各種各樣的專家和專家們的專門著作。現在已開始如此，這是大好事。但 Heidegger 卻很不滿意這種專門化（professional）的理性哲學，而自稱思想者（thinker）。弔詭的是，他的所有著作恰恰又只是少數專業哲學家窮理性之力才能看懂和討論的對象。他仍然是非常標準的專業化的哲學家。

我不想如此。在敘述上，這本書也採取了與當今哲學晦澀艱深大相徑庭的“大眾哲學”的通俗路途。我以為，“歷史本體論”本是平易道理，毫不高深，因之也就直白道來，而不必說得那麼彎彎曲曲，玄奧難懂。這可能又會被人嘲諷為“落伍”“過時”。可惜我素來不大理會這些，而且正準備請朋友刻一“上世紀中國人”的閒章，如可能，加印在書的封面上，以驗明正身：這確是落後國家過時人物的作品，決非當代英豪們“與國際接軌”的高玄妙著。

此外，本書還搞了個小改革。即外國人名一律原文（多是英文），不作中譯。原因是我覺得願讀、願購這類書的人，大都英文已識之無，著名人物如 Marx、Kant、Hegel 等譯成中文，實無必要，而那些不著名不熟悉的，譯成中文，因並無統一譯法，反而不知是誰，甚至有時猜也猜不

出，我自己便有過這種經驗，不如保留英文，更為方便。十五年前我在《美學四講》一書中，已部分作過這種嘗試，即一些人名故意不作中譯，沒聽到甚麼反對。這次乾脆正式提出，是否妥當，靜候公論。

最後，抄當年《美學四講》序文結語如下：

“歲月已逝，新見不多；敝帚自珍，讀者明鑒。嗚呼。”

2001 年 7 月，時在香港

① 香港版（天地圖書公司 1999 年出版）、台灣版（先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年出版）書名為《波齋新說》。

目次

序 i

第一章 實用理性與吃飯哲學 1

第一節 “度”的本體性 3

I “度”來自生產技術 3

II 結構、形式與超越 5

第二節 回到根本 11

I 語言為本或生活為本 11

II 所謂“經濟決定論” 15

第三節 歷史建理性 30

I “客觀社會性” 30

II “以美啟真” 38

第二章 巫史傳統與兩種道德 43

第一節 經驗變先驗 45

I 宗教性道德 45

II “禮”源於“俗” 49

第二節 社會性道德 56

I 形式正義和普遍性 56

II 自由主義的問題 62

第三節 西體中用 67

I 善惡與對錯分家 67

II “天地國親師” 72

第三章 心理本體與樂感文化 83

第一節 心理成本體 85

I “便無風雪也摧殘” 85

II “以美儲善” 100

第二節 “道由情生” 107

I “七情正、天人樂” 107

II 獸性與聖愛 117

第三節 文化心理結構 119

I 人類的、文化的、個體的 119

II 自由享受 124

第一章

實用理性



與

吃飯哲學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

第一節 “度”的本體性

I “度”來自生產技術

§ 1 甚麼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為甚麼？因為這樣才能達到目的。人類（以及個人）首先是以生存（族類及個人）為目的。為達到生存目的，一般說來，做事做人就必須掌握分寸，恰到好處。

人（人類及個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維持肉體生存，即食、衣、住、行。要食衣住行，就要進行“生產”，所以，這個“恰到好處”的“度”首先便產生和出現在生產技藝中。動物也生存，也掌握“恰到好處”，那是出生後生物族類本能不斷訓練的結果。你沒看見過小動物的各種“遊戲”活動嗎？那就是為了訓練、培育這種“恰到好處”的肢體及神經技能。由於人類是以使用—製造工具來獵取、採集、栽種、創造食物的生物族類（見拙著《批判哲學的批判》，下簡稱《批判》），其世代相傳、相互模仿（mimes）而不斷擴大的生產技能中所掌握的“度”，比之任何其他生物族類，便無比廣闊。

我曾以“人類如何可能”從根本上回答“認識如何可能”。（見《批判》）“人類如何可能？”來自使用—製造工具。其關鍵正在於掌握分寸、恰到好處的“度”。“度”就是技術或藝術（ART），即技進乎道。可見，“度”之關乎人類存在的本體性質，非常明顯而確定。沒有這個技藝的

“度”，人類就不能維持生存，族類（以及個體）就不存在。《周官·考工記》說：“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弓人為弓，……巧者和之”。^①鄭注：“和，猶調也”。所謂“和”、“巧”、“調”，都是描述生產技藝中這個無過無不及的“度”，真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差之毫釐，失以千里”。

可見，“度”並不存在於任何對象（object）中，也不存在於意識（consciousness）中，而首先是出現在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中，即實踐—實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種創造（creation），一種製作。從而，不是“質”或“量”或“存在”（有）或“無”，^②而是“度”，才是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第一範疇。從上古以來，中國思想一直強調“中”、“和”。“中”、“和”就是“度”的實現和對象化（客觀化），它們遍及從音樂到兵書到政治等各個領域^③，其根源則仍然來自上述《周官》所說的“工有巧”，即生產技藝中的“和”、“中”、“巧”、“調”。“度”是“中”、“和”的本義，是“中”、“和”的實現行動。teche的希臘文本義也是讓事物從隱蔽中涌出，倒正好點明人通過製造—使用工具的“度”的把握而實現出的創造力量。用我以前的話說，這也就是在成功的實踐活動中主觀合目的性與客觀合規律性的一致融合^④。人的本源存在來自此處。

§ 2 人類既依靠生產技藝中“度”的掌握而生存、延續，而維繫族類的存在。“度”便隨着人類的生存、存在而不斷調整、變化、擴大、更改。它是活生生的永遠動態的存在。也只有從這裏去解釋“生生”（《易傳》），才是歷史本

體論的本義。從 Kant、Hegel、Marx 將哲學問題歸結為主體性問題，而現象學的“一切原則的原則”也是通過主體性來論證其有效結構和組成中（也即在其構造中）的一切客體的客觀性，所有這些，似都應從此生產技藝中的“度”來說，才能得到真正的本源。

“度”——“和”、“中”、“巧”，都是由人類依據“天時、地氣、材美”所主動創造，這就是我曾講過的“立美”。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出現了“度”，即是“立美”。美立在人的行動中，物質活動、生活行為中，所以這主體性不是主觀性。用古典的說法，這種“立美”便是“規律性與目的性在行動中的同一”，產生無往而不適的心理自由感。此自由感即美感的本源。這自由感—美感又不斷在創造中建立新的度、新的美^⑤。

主觀性—意識性恰恰可以缺乏“度”。這是由於沒有客觀物質生存的直接制約，主觀性—意識性常常可以泛濫成災。這從歷史說，有時無可避免，有時甚至有益。但也有其有害的方面。有益在於能夠明確和幫助“度”在人的意識中的建立，有害則因其隨意性而阻礙、損傷實踐中“度”的生存和發展。

II 結構、形式與超越

§ 3 “度”作為物質實踐（操作活動及其他）的具體呈現，表徵為各種結構和形式的建立。這種“恰到好處”的結構和形式，從人類的知覺完形到思維規則，都既不是客觀對象的複製，也不是主觀慾望、意志的表達，而是在實踐—實用中的秩序構成。人類在使用—製造工具的實踐操作中，

發現了自身活動、工具和對象三者之間的幾何的、物理的性能的適應、對抗和同構，發現不同質料的同一性的感性抽象（如尖角、鈍器、三角形等等），^①由於使用工具的活動使目的達到（食物以至獵物的獲得），使因果範疇被強烈地感受到，原始人群開始了人的意識。以“度”作為本體的人類主體性對自己主觀性的要求，展現為由後世形式邏輯及各類認識範疇所表達的認識功能。這個認識論的方面，拙作《批判》一書已加以檢討，即從實踐（亦即“度”的本體性）來談人類認識形式的建立。

這裏要強調的只是，這種種人類意識的萌芽，都是在億萬次大量經驗嘗試錯誤中通由個體突發涌現出來的“完形”。出來之後，被原始人群不斷模擬（mimes）而得到鞏固和傳授。它實際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這也就是真正的創造性。這種創造和模擬帶來了心理上的情感愉快，這就是“領悟”。這“領悟”的中心是想像——即對客觀並不存在的狀態或事物的情感性的理解和知覺，這也正是上述美感即自由感的起源。

第二，“度”不僅使主體認識形式得以建立，而且主客體之分也是在“度”的本體性基礎之上才能實現的。主客體在“度”的本體中本來混而不分，但在主觀性的意識中，卻逐漸需要區別。因為，“度”本是依據各種具體的天時、地利、人和（群體協作）而產生，從而，對天時、地利、人和等各種事物的性能、情境、狀態的把握，便成為“度”和掌握、了解、認識“度”的具體內容。如《考工記》所云：“燐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兵刃、陶器、輪車、樹舟……，各各以其不同的物質材料、以其不同的性能、狀態如堅柔、曲直、長短、厚薄、大小、銳

鈍、深淺……等等，使天時（如春夏秋冬），地利（如山、地、河），人（如群體關係），物材（如上述各種材料及性能）進入人的生存情境中，構成了“度”的本體性的眾多的、形形色色的、各種各樣的具體結構，並具有隨時、空、條件不同的歷史變異性。從而，“度”的本體性，作為本源，不僅是人為（主體的）發明（invention），而且又是自然（客體的）發現（discovery），所以，它的結構和形式能被普遍地應用於客觀對象。不僅形式邏輯、認識範疇，而且像中國辯證法的陰陽、五行（聲、色、味等等的雜多統一）也都是對“度”、“和”、“中”的主觀解析。如前所述，在“度”的本體中，主客本是完全融為一體的，離開這個“一體”，主、客本無意義。也有如《考工記》所云：“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作弓以及弓，其價值和意義均不在其本身（即不在製造工具和工具本身），而在不同的人（如人的身材、氣力以至性格）的使用（“君之”）中。“度”的建立是為了“用”，也只有在“用”中才能有“度”的建立。中國人說的“中庸”，即此意^①。可見，主客體的二分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它來源於人在實踐活動中恰到好處的“度”的建立。後世一切理性的形式、結構和成果（知識和科學），也都不過是人類主觀性對“度”的本體的測量、規約、鞏固和宣說。可見，理性本來只是合理性，它並無先驗的普遍必然性質；它首先是從人的感性實踐（技藝）的合度運動的長期經驗（即歷史）中所積累沉澱的產物。它是被人類所創造出來的。完全離開這一根本基地的理性翱翔，可以（雖不一定）發生危險。這正是實用理性論所不同於一切先驗理性論的地方。這一點本書後面還要講到。總之，不是人對神的依從關係，不是人與人的抽象關係，而是

人與自然（包括內、外自然）通過“度”的歷史構建所形成的具體關係及其前景，才是“歷史本體論”所要探討的課題，譬如過去拙著中再三提及的“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④等等。也正是它們規定了人對神、人與人的關係。

§ 4 “度”的本體（由人類感性實踐活動所產生）之所以大於理性，正在於它有某種不可規定性、不可預見性。因為甚麼是“恰到好處”，不僅在不同時、空、條件、環境中大不相同，而且隨着文明進展、人類活動領域的無比擴大，這個“度”更具有難以預測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度”的建立是各種創造發明和科學發現，也更是藝術的創造力量。這種似乎是神秘的動力即是我以前強調的“以美啟真”。它“自然”地顯現出某種新東西。我曾引述 A. Einstein，它不是經驗的綜合，不是邏輯的推演，即既不來自經驗，也不出自推理，而是“自由的創造（想像）”。^⑤也有如他所說，我們所能經驗到的最美的事物就是神秘，它是所有真實的藝術和科學的源泉。

歷史本體便建立在這個動態的永不停頓地前往着的“度”的實現中。它是“以美啟真”的“神秘”的人類學的生命力量，也是“天人合一”新解釋的奧秘所在。“度”的本體日日新，又日新，推動着人類的生存、延續和發展。這“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突破舊的框架和積澱，突破舊的形式和結構，這就是“超越”。人只有在不斷創造和超越中才能前行不輟，停頓就是靜寂和死亡。科技將日日新又日新，人類的生活也將如此。

歷史本體論之所以不苟同各種反科技的潮流和思想，也在於它確認人類的生存、延續亦即人類的存在，就是通過